續藏書

續藏書卷七目録

遜國名臣

鄭恕

劉亨

鄭華

唐子清

周縉

并　朱寧等二百九十人

黃謙

松江同知

盧振

附 子禎 女靜

高賢寧

儲福

附 毋韓 妻范

羅義

龔翊

黄彥淸

附 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

雪菴和尚

梁良用
宋和
郭節
何洲
梁良玉
何申等二十人
附 王詔 鄭僖
吳亮
程濟

續藏書卷七目録終

續藏書卷七

遜國名臣

知府姚公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爲諸生時名讀書所曰待旦軒會稽唐之淳爲之銘洪武中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善洞達政體張弛寬容允協時宜數造請郡賢考求治道稍因俗救正吏民回嚮轉稱大治爲列郡最隱士王賓居陋巷善往候舍車詣門賓問爲誰曰姚善賓乃開門延語及

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于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餽米于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與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聞之欲往候仍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然芹民也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會于學宮如期至迎芹置上坐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

有官守何不詢將務善盃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授一簡竟不交一言而出善視之皆戰守制勝之策將靖難兵巳出北平善于是客結常鎮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相約勤王而荐芹爲行軍司馬建文元年善至京師畫策防禦建文用漢破七國策貶齊黃于外善言于朝曰人有文武才畧可扶顛濟危者反置散地不用今事巳狼狽須急召之詢其姓名不對再三詢之曰今人才豈有過于黃大卿者遂復召還二人四年詔善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勤王未及戰

文皇即位索子澄甚急子澄避善所約共航海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四徃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爲麾下許千戶等縛見　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邪善厲聲不遜死時年四十三子節謫戍賀縣千戶所幼子繼兒蘇州坐配保兒項兒習匠正德十一年湖廣巡撫秦金祀善鄉賢祠韓奕潛心理學尤精于醫洪武初累薦不起所著有韓山人集

知府陳公

陳彥回字士淵福建莆田人父立誠歸安丞被誣論死家破彥回謫戍滇南弟彥囦遂東彥回未入滇家人多道死比至蜀惟彥回與祖母郭存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而縱之又貧不能歸乃徃依定遠知縣黃積良稱黃姓積良罷依南充縣丞于中和已而閱中教諭嚴德政荐彥回明經爲保寧府學訓導三考至京承顧問陞平江知縣至平江閱十三月 上崩彥回入臨給事中楊維康荐彥回文學廉幹陞徽州知

所至嶽數月政教一新士民感悅建文元年春以循良受上賞是冬大母郭氏卒承重嶽父老走京乞留會彥囘衰絰赴闕疏乞得復陳姓奪服留嶽除彥囘戍穡葬郭嶽郡北十里北山之陽彥囘時走山中哭故嶽人名爲太守山云靖難兵至江上彥囘糾義勇勤王文皇即位械至京死籍其家

知府王公葉公

王璡字器之曰照人以賢能薦洪武末授寧波知府璡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令撤而瘞之號埋羹太守靖難兵至江上璡造船取海道勤王爲衛吏卒縛至京見文皇文皇問造舟何爲璡徐對曰由海道趨瓜州截路耳文皇亦不怒釋還田里鄞人黃學憲潤玉贊璡曰富貴不淫患難奚恤神明其心始終一德

知府葉惠仲名見恭以字行浙江臨海人初任廣武

衛知事、陞知知縣、建文初、以知縣充史官、修　高廟實錄、二年、同考禮部、陞知府、永樂元年二月、坐修實錄時、書靖難事、爲逆黨、論死、籍其家、

知縣顏鄭二公　　附胡先子有爲弟珏友晏壁

沛縣知縣顏伯瑋江西廬陵人名瓌以字行聰敏介直能文章建文元年以賢良徵授沛縣知縣靖難兵起淮北民終歲給軍餉伯瑋征歛有方民不告勞三年六月北兵掠濟寗游兵過沛沛人竄匿伯瑋設法招徠會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人築堡備禦尋調三千人益山東兵是月望日靖難兵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百夫長邵彥莊間行至徐告急都督援兵竟不至度不能支令其弟珏與子有爲還曰汝

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詩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是月二十二日夜二鼓靖難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時年五十有爲不忍去復還見父屍遂自刎以從珏脫走濟寧逾月還沛詢邑人知胡先巳收葬伯瑋父子于沛南關外乃至徐告伯瑋友人晏壁壁與伯瑋同郡官于徐因爲

伯瑋傳其事伯瑋善事父母友于兄弟睦于族婣鄉黨稱其六行無愧其辭以故守令知而薦之及爲沛令數以事至徐又同督運德州每連床共食談論慷慨練達機宜深喜鄉郡之有人屬縣之得賢長吏也古語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若伯瑋寄百里之命素志已定視死如歸賢于人遠矣觀此壁亦行誼君子也正統中御史彭勗爲伯瑋起墳祠祀之

蕭縣知縣鄭恕字本忠浙江仙居人寧波知府禮聘

爲昌國訓導未幾陞蕭縣知縣留心撫字民愛敬之建文四年靖難支將王聰攻破蕭怒死之年五十六後籍其家二女當配亦死子濂湜姪溫汲謫北平種田

縣丞劉公

劉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十五年以賢人君子徵辭親老歸養久之復舉經明行修入對稱旨命說書華蓋殿尋言事忤執政出爲壽州訓導三十一年冬建文詔求言亨言文武並用久長之術而六卿秩卑于五府當並爲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位不當在太僕下諸武臣子弟他日當授之兵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禮義之道多見采用陞武進丞靖難後有言亨昔在建文時上書改舊制者又

坐他事罷歸亨遂杜門不復出及薦修永樂大典力
辭疾湖廣廣東聘考試官皆不就宣德中監察御史
尹崇高復言亨學行雖老可爲師表宣亨造朝自言
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 上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
十教官何不可亨懇辭吏部尚書郭璡曰孔子言老
者安之宜聽還鄉自便得歸正統中年八十二卒

吏目鄭公等九人　　附朱寧等二百九十人

吏目鄭華浙江臨海人字孝思洪武十八年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元年詿誤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起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為國妾獨不能為君乎乃稱病送還家將州長貳以靖難兵且至盡棄城走華獨率吏民憑城守力不支不食五日死

主簿唐子清不知何許人在浙有善政民愛之顏知縣守沛專調兵食一切邏察事皆付子清靖難兵執

子淸欲殺之將兵者欲且留子淸不屈死

典史周縉字伯紳武昌人以太學生授永淸典史廉謹攝令事捕蝗弭盜靖難兵起永淸地近燕縉極力拒守縣民寡弱相率逃散縉度不可爲懷印南奔將他圖道聞母喪歸終喪即出糾義旅勤王戎器數日畧具聞南師潰遂去匿民間壬午十月吏部言前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當皇上靖難時俱棄職遠避宜置法典命入粟贖罪屯戍興州有司遂械縉至京謫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年八十終于家

吳文定公嘗爲繙傳以故得獨傳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竟不可考

典史黃謙亦不知何許人以儒生爲沛縣典史果敢能戰下顏知縣禮遇之盡劾力盡職靖難兵欲執至徐招降謙不屈死

松江同知者不知其姓名勤王詔下同知榜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并述靖難之兵乖恩違義文皇卽位械至京磔于市

盧振靖難兵起與徐輝祖齊黃謀畫攻守劾力爲多

靖難兵畏之、壬午秋、逮至不屈、榜振名、數其罪殺之、夷其族、

牛景先禦靖難兵數有功、金川門失守、景先變姓名、易服出走、死蕭寺中、已而窮治齊黃黨、逮景先妻妾、發教坊司、

周璿建文中、從將校戮力戰守、靖難後不屈死、妻王氏子鑾兒皆沒官、

謝昇當建文時練兵給餉、夙夜効勞、靖難後不屈死、

振景先璿昇皆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始所自起、任

何官、或曰璿、諸城人、

李禿翁曰、當府吏目官、主簿官、典史官、皆能死守不辱、如此、若松江同知知其官名而不知其姓名、若牛景先周璿謝昇并盧振等四人、知其姓名、又不知爲何官、雖然猶愈於朱寧等二百九十人官名姓名、兩失而兩無傳也、此後學後生者之罪、不敢不以爲恨也、

舉人劉公

劉政、字仲理、長洲人、聰敏力學、治春秋、建文元年秋、方孝孺試畿輔士、題命論語托孤寄命章、得政卷、喜曰、此烏中孤鳳、當虛左處予、是科登賢書二百十四人、政第一、四年、建文遜位、殺孝孺、政慟哭不食死、或曰、政在永樂中、誓不復仕、授徒終其身、

李禿翁曰、劉政兩處皆得、君師義一、劉政義在其師、孝孺義在故主、等死矣、安有兩、爽不死、亦無二

典史魏公

魏澤字彥恩溧水人有學行洪武中累遷至刑部尚書先是　文皇南下姚廣孝曰殿下至京幸全方孝孺殺此人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文皇曰然比至京建文遜去召孝孺孝孺忤　旨因有滅十族等語遂械繫獄然以廣孝言猶未殺孝孺且收捕其族黨每捕至輒下獄怵孝孺終不屈乃盡殺之澤是時謫爲寧海典史當捕方氏悉力保護周旋以故方氏有遺育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者澤之力也後過

孝孺故居爲詩悲悼詩曰筍輿衝雨過侯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囀清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卓吾曰劉玫爲其師魏澤爲其友嗚呼世無若人則師友之道絕矣

教授陳公　附　伍性原　陳應宗　林珏
鄒君默　曾廷瑞　呂賢

陳思賢、廣東茂名人、洪武末、爲福建漳州府儒學教授、以忠孝行誼昜諸生、隨材教育、多所成就、文皇靖難詔至漳州、思賢放聲大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臥不出迎詔、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倫堂爲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咸以身殉、或曰咸死于道、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鋭、立祠祀之、

教諭王公　　附　于禎　女靜

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省以親老乞歸養尋以文學徵　上親試稱旨當殊擢省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養得浮梁教諭外艱起復改睢陽凡八年又改濟陽靖難兵至省爲游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舍省省歸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爲名明倫今且勿多論只說君臣之義何如省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柱死女靜適卽墨簿周岐鳳

聞靖難兵至濟陽謂人必死三遣人往訪竟得遺骸歸葬省子禎爲夔州通判亦抗節死賊中

生員高公

高賢寧濟陽儒學諸生也受學於教諭王省建文中貢爲國子生靖難兵攻濟南不下以箭射書城中使亟降賢寧時在城中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靖難後被執　文皇曰此作論秀才邪秀才好人命官之賢寧固辭其友紀綱時爲錦衣指揮倖用事勸賢寧就職賢寧拒不聽君以軍旅發身我本書生食祿有年於義不可綱言於　上得遣歸年至九十七卒

李禿翁曰、此人頗近自然、唯不失吾正氣而已、故亦自然不損了正氣也、

燕山衛卒

儲福、無錫人、建文末、挈母妻以逃、文皇即位、詔捕之、購成卒入伍、至燕山、福在錄中、乃調雲南曲靖衛、福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爲叛逆之臣、在舟中、日夜泣不止、竟不食而死、母韓氏、妻范氏、爲營地葬福、范有姿色、年尚幼、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使姑聞、官有聞其色、欲委禽者、問知其事、則曰、此節孝婦、安可犯、一日往澗邊浣衣、見水邊有草類蘇蔗、因取以織蓆、售以養姑、姑至七十餘

終范亦八十外乃萃萃後蕭草遂不生士人義之即其居葺爲菴集尼居之名崇孝菴焉嗚呼此卒此婦可謂真方正學之高弟矣可敬也哉

山西清遠戍卒

羅義者靖難兵起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錄其上燕王書言殿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殿下令以藩國敵朝廷卽遂其願猶爲不可況萬難無一易哉乞早息兵歸國書上下義獄建文四年六月　文皇出義于獄擢戸科給事中未幾陞湖廣左叅政

李充翁曰此衛卒見識勝方正學十倍人亦何必多讀書哉嗚呼以全盛之天下金湯之世界付與

講究周禮精熟大學衍義之大學士不四年而遂敗可畏哉書也

金川門守卒

龔翊者字大章崑山人年十八爲門卒守金川門靖難兵由金川門入翊大哭宣德中周巡撫忱兩薦爲崑山太倉學官謝曰翊仕無害於義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謚爲安節先生

李禿翁曰此人質任自然可與之共學矣在門墻爲孔門上上品非正學所能教也

國子博士黃公　附　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

黃彥淸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彥淸以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私謚建文坐死幷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等繫獄殷言彥淸實不在軍中金蘭等得釋金蘭後官至知縣南京故老言建文已卯庚辰閒法網疎濶道不拾遺有得鈔於衢者輒拂其塵土置高潔處以石鎭之而去一時士風朴實尚義者多靖難兵入京之夕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相與縋城遁去詰朝御史以聞文皇不問已而深山窮谷中往往有傭販

自活禪寂自居如所謂雪庵和尚者

可愛可悲

雪庵和尚　附　杜景賢

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黄之獄殺幾萬人卽不殺讁戍窮邊不死于道而死于邊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髮爲僧西南走順慶大竹善慶里里墟中有隱者杜景賢知其非常人也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有松栢灘灘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卽爲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來居所名誦經山中人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因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乃

杜景賢亦奇士

和尚亦知景賢意遂誦觀音經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終卷乃已景賢知之亦（可悲也）不問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至輒飲客無客即拉牧豎共飲飲半酡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然已寐和尚頎形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可畫）文雖不甚工密而意氣渙發能感慘人或曰和尚當建文壬午爲御史不數月建文遜位和尚因秘跡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

曰、松陽問其姓名、不荅、和尚有詩若干篇、今且百四十餘年、尚未敢顯行于世、或曰、此松陽葉希賢也、以賢良方正、舉爲監察御史、

河西傭　附　莊泿魯家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靖難師入金陵傭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嘗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泿魯家爲傭傭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而覆以故葛衣葛益破縷縷竟不肯脫夏或衣暑布布即新故葛衣輒覆其上傭錢稍有餘走市中買牛肉與酒與市中乞兒共飲食傭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泿者識傭欲與語傭走南山中

避之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傭何人者、留都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之、且囑曰、我死、勿殮我棺、幸西北風起火我、無埋我骨、㬪家從其言、

補鍋匠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夔慶人有欲學補鍋者即教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皆學補鍋者至即教之補鍋而令先學補鍋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皆呼補鍋者爲老鍋匠云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即不索錢錢稍積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但坐食寄宿蕭寺而已一日於夔州市上逢馮翁彼此相顧愕然已而復相持哭哭已乃

相牽入深巖中對語竟日學補鍋之流屏不得聞其語但見其語巳又相持哭乃別去曰自今永訣不復相見也後竟不知其所終蜀中娥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

馮翁東湖樵夫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童句教童子、能爲對句、及古詩詩成、輒自題馬二字、或馬公、或塞馬先生、每作詩輒大書壁間、比見補鍋匠後、即剷去前後所題詩、詩有傳者曰、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横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叓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主藉高旻、時惎永樂甲申乙酉間耳、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

東湖樵夫者、樵浙東臨海東湖上也、日負薪入市、口

不二價。建文壬午秋。　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　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在。曰。燒宮自焚。樵夫大哭。遂投湖水中死。竟不知何許人。投水而死。又何緣故也。

鄭端簡先生曰。余聞之陶徵士言。齊二客。叅兩生。史並失其名。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撫卷長嘆。不能已。已余獨幸夫雪庵諸君子。忍詬茹荼。卒晦其明。以不滅其族也。

郎中梁公等二十餘人　附　王詔　鄭信

郎中梁田玉定海人靖難兵入金陵與葉御史俱髡髮爲僧避去久之松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觀轉藏閣藏上嚄嚄有聲異之令人緣藏上登頂無所見唯見一卷書載建文時出亡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毀浥字多斷爛不可讀讀數日稍稍詮錄其可識者得田玉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洲梁良玉何申凡九人人僅數言詔憐其忠又得之異各贊數語題曰忠賢奇秘錄特田玉曰行儒名釋知我者誰至寶淪

沒久而同輝

中書舍人梁良玉與梁郎中同族靖難兵入訣妻子易姓名挾微貲走出金陵城逾嶺至海南寓市肆粥書爲業以死贊曰忠臣蹇蹇遵彼海濤貺書鬻市資以盂籜屯如邅如哀此陸沉

中書舍人宋和郭節皆不知何許人靖難後變名挾卜筮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

何洲海州人不知仕何官與宋和郭節友善素以忠義相勗靖難後遂相約棄官爲筮人客死異域詔合

洲與宋和郭節而贊之曰、箕子陳範、嚴氏隱卜、義有從否、道有宜告、烈烈英賢、寥寥寡鴻、

梁中節、定海人、未詳仕何官、少好讀老子太玄經、靖難後、與郭良棄官、同走出京城、爲道士、入山去、

郭良亦不知何官何處人、靖難後亦棄官爲道士、合贊曰、駕言遵引、笑傲林皐、顛波莫挽、使我心勞、

梁良用、亦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于朝、靖難後、相率變姓名避去、良用去爲舟師、已而死于水、或曰、梁氏父子兄弟爲舟師、投水死者五人、贊曰、泛泛柏

舟載浮載沉中流誓楫懷我好音肯欠一死非名是築以完我族庶明我心

中書舍人何申不知何許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死

贊曰兩涯洶洶中作霹靂義氣憑陵與之俱激奸諛過此寧不惕息鄭端簡乃爲隱括王子之詞合而銘之曰令吾故吾知我者誰瘠若漆身希蹤采薇戢戢潛龍寥寥冥鴻豈吝箕疇而甘漢卜山椒水澨天涯海濤會其可逢鼓以南音肯欠一死以明我心白霓

晝見虞淵沉沉孰呵護此悠悠古今嗟乎靖難時死者無慮千人宋張林黃諸君子百方搜考僅得百餘人此二十餘人者幸而不死又得好義者密錄其姓名藏之蕭寺秘處歷百餘年而王詔始見之緇雲鄭僖爲識其事竟以紙字磨滅故僅得九人其十一人不可考矣

太監吳公

太監吳亮、建文中中官也、建文焚宮遜去、文皇疑匿僧溥洽所、永樂四年、以他事禁錮溥洽、命胡給事濙以訪張邋遢爲名、遣太監鄭和等下西洋徧物色之、不得、正統七年、有僧出自田州土官所、來至廣西藩司、自稱建文皇帝、曰、我自蜀入滇、遊方到此、今我老矣、欲送骨歸故鄉、官司奏上、送入京、稱老佛、寓大興隆寺、京城內外僧、拜謁不停、咸曰是海外高僧、科道官恐惑衆、上言請下獄、曰朝廷不忍、以亮曾侍建

文使任審問老佛見亮即曰汝吳亮也亮荅不是曰我昔御便殿食子鵞棄塊肉在地汝時手執壺徇餂之何謂不是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遂取老佛入西內卒葬西山不封不樹鄞人黃潤玉有學行爲廣西提學親見建文趺坐藩堂曰我朱允炆也長身巨鼻聲如洪鍾

編修程公

程濟朝邑人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 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召入見仰而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果兵起赦濟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潛往祭碑人莫測所以後 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以鐵椎椎碑再椎遽曰止止

為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濟名姓正椎脫處得免及淮上諸將敗建文乃召濟還京濟初與同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厲名節濟好術數翔止濟勿為此濟不聽已而有兵事濟又勸翔學我術翔曰我願為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為智士也翔竟死建文急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唯有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為建文落髮濟從走每遇險濟輒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建文至南京人尚識濟至京莫知所終

御史高公

高翔陝西朝邑人、洪武中、以明經爲御史、所論奏皆當上心、靖難後、上召翔、翔服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族翔、沒其產、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漏澤園、

李禿翁曰、高公雖與程公同邑相善、但高貴效忠、程貴智免、此兩公所以自謂不同也、然高欲效忠、固也、若程者、判以其身、從君逃難、至滿數十載、其

忘家、忘親、忘身之忠又如此、固人臣之大忠也、何
得自以爲不同也、夫一以殺身爲忠、反使族屬之
親、祖考之骨、亦不得免、一以智術爲忠、乃能致其
主脫走逍遙於物外、老送歸闕、還葬西山、是何心
之最忠、慮之最遠、所全最大也、嗚呼、吾願世之爲
臣子者、心最忠、而世卒莫能知、以是爲忠之大云、

長史劉公　附子貊

劉璟字仲璟其父文成公伯溫也弱冠涵濡經傳喜談兵究極韜略掘奇諸書偉貌豐髯議論英發既賊葉丁香叛延安侯唐勝宗討之決策於璟破賊還薦璟才略　上喜曰璟眞伯溫兒矣召見璟諭曰朕欲汝日夕左右惟閤門使如儀禮司立百官上宣達爲職處爾無逾此官者遂授之　賜第馬衣帶金書除奸敵佞四字於鐵簡賜之且命曰百官敢有不法汝持此糾正會谷王封宣府詔侍臣曰谷王年少誰可

羽翼王者諸大臣故忌璟對曰閤門使劉璟忠勇果敢可任上頷之授谷府長史兼勑提調肅遼慶寧燕趙六王府事璟嘗至燕文皇與璟奕璟勝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靖難兵起璟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參議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景隆戰敗璟夜半渡蘆溝河冰陷馬斃璟力破冰跳躋岸冒雪走良鄉趾裂跛行三十里璟子貊自大同赴難越良鄉至涿州遇璟翼璟上馬夜還家養疾建文三年璟

輿疾赴闕進呈見錄千萬言又不聽令璟還家待用明年六月建文既遜位璟稱疾不起法官論璟逃叛逮至京見　上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字下詔獄辮髮自經死法官希旨緣坐其家上不許得歸葬嘉靖乙酉提學副使蕭潮肖像配享文成祠

國子博士王公　附子稌

王紳字仲縉學士禕之子年十三穎敏過人宋濂一見奇之曰華川有子洪武十五年蜀王禮聘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骸未返丘隴白王走雲南慟哭行求不能得卽奠亥所仰天一號幾絕滇人感愴稱王孝子時雲南布政使張紞亟紳純孝爲作吊王翰林文建文卽位以薦召爲國子博士預修　高皇實錄與方孝孺友善嘗尊孝孺爲百代儒宗建文元年紳上言父死節狀且曰陛下方隆孝治而明詔又有旌表節

義之條正微臣得展情事之時先臣志節獲伸之日
也下翰林定議降制特贈禕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
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自禕始也時蹇義被拔
擢而好與時浮沉紳上書勸之曰執事方負天下重
望治否安危實係於進退去取之是非而所任非其
所長所職非其所事位高于器則有覆餗之患才過
于職則有積薪之譏非其才而強委之至於僨事則
是執事欲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況敢望其逸
樂優游而與時俗上下乎義得書極憾之建文二年

卒年四十有一子孫字叔豊少有志行壯力問學性
至孝紳痛念父没食不兼味孫遵教子孫相承數十
年不變父母喪三年酒肉不入口卒年五十九門人
私謚曰孝莊先生孫初從學孝孺靖難後嘗欲與孝
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負其遺骸歸葬不可得坐
逮繫獄　文皇念褘忠特宥之且用孫孫辭疾終其
身讀書青巖山下孫與童景廣書言痛念遜志名蹟
日就湮没欲執事與令兄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
卒始末爲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然

默識而謹藏之矣稌遂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後百年始傳

李卓吾曰王忠文之子若孫眞忠文之子孫也劉誠意之子眞誠意伯之子也快人哉余獨怪誠意善天文知難星正過急勸　上登別舟以免而不知已之難星在胡惟庸頭上來何也豈老星宮亦但能知人而不能自知邪要之總不若姚恭靖老禿卒以僧錄司善世終其身我見其十六年於朝隨班行禮賜出宮人不辭亦不近巋然一比丘以

故絶無兎死狗烹之疑又何待泛舟五湖與夫勞勞擾擾欲從赤松子學辟穀事乎意者必如姚而後可稱善始善終而善於天文乎

翰林侍書宋公

宋懌字子夷文憲公孫也懌父璲中書舍人懌思紹父學專心力學書益工建文卽位念濂爲興宗舊學之臣乃逺處蜀召懌入翰林爲侍書與劉彥銘朱思平及濂門人樓璉鄭楷皆見擢用永樂十年濂孫情坐鄭公智黨刑部侍郞張本請罪情　文皇曰濂名儒開國時事　皇考有勞原情勿問

續藏書卷七終